

丝绸之路 2000 年

〔英〕吴芳思(Frances Wood)著 赵学工译 杨玉好审校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丝绸之路2000年

〔英〕吴芳思(Frances Wood)著 赵学工译 杨玉好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绸之路 2000 年 / (英) 吴芳思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13-658-3

I. 丝… II. 吴… III. 丝绸之路－史料 IV.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909 号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郑丽慧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82098470
 市场部 (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70 × 228 毫米
 15.5 印张 126 幅图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关于拼写的说明

每逢拼写一些地名，我总感到这是我所写作的最复杂的一本书。辽阔的地域、几千年的历史，再加上一些非常独特的文明及其语言文字（其中一些至今仍只能解读一部分）的盛衰，以及很多记录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旅行生活的作者的自负，使得选择一个地方的译名极其困难。

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点：抄写外国地名总是会引起问题。强加给大英帝国的一些地区的音译名——例如，Bombay（孟买）和Burma（缅甸）——似乎就是多少有点耳聋的人研究的结果。最近，当Bombay宣布它应该被叫做Mumbai时，一些西方人认为这是更改地名。实际上，对于本地居民来说，Mumbai一直是Mumbai，只不过是一些听力不好的18世纪的英国统治者把这个地名写成了Bombay。Burma也是一样，缅甸并不是把它更名为Myanmar，只不过坚持用其真名来取代英国官员们误听的名称。

音译法是外国人发明的，目的是使一些地名符合他们自己的语音体系。然而在有语音规则的地方，其规则就常常被打破。沿北丝路的一条山脉叫做“Heavenly Mountains（天山山脉）”，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中被译作T'ien-shan，中国皇家邮局（外国人经营）译作Tien Shan，即“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的变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1958年起使用的拼音则把这条山脉写做Tian Shan。拉尔夫·科博尔德先生曾经在19世纪末前去那里捕猎熊和鹿，他使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条山脉译为Thian Shan。

本书尽量使用人们最熟悉的地名，并在括号中注明其变体。

〔英〕吴芳思（Frances Wood）

目 录

关于拼写的说明 吴芳思 / 1

- 1 “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 / 1
 - 2 玉猪龙和薄如蝉翼的“羊毛”制品：玉器和丝绸 / 17
 - 3 从希腊、罗马到中国 / 26
 - 4 天之弃子匈奴和汉朝贸易 / 36
 - 5 贸易和宗教的传播：吐火罗人和粟特人 / 47
 - 6 中亚风尚 / 59
 - 7 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佛教 / 71
 - 8 党项人、蒙古人、聂斯托里传教士和马可·波罗 / 91
 - 9 玫瑰花园：前往大明帝国和撒马尔罕的旅行者 / 109
 - 10 大角逐与丝绸之路 / 125
 - 11 在亚洲冰冷的怀抱里：丝绸之路上的探险者 / 141
 - 12 战利品和老虎内脏：狩猎和丝路理论 / 154
 - 13 获得样品：奥雷尔·斯坦因 / 164
 - 14 发掘结束：伯希和、冯·勒柯克和华尔纳 / 179
 - 15 兮司令：20世纪30年代的丝路之行 / 192
- 跋 今日丝绸之路 / 210
- 引文注释 / 213
- 插图列表 / 232
- 致谢 / 241

1

“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

“丝绸之路”或者说“丝路”是最容易引起人们遐想的地名之一，它使人想起驮着华丽的织锦和精致透明、五颜六色的丝绸的驼队。詹姆斯·艾尔罗伊·弗莱克（James Elroy Flecker）在他的诗《通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中写道：

长长的商队走过平原，
步伐坚定，银铃奏鸣。
他们不再追求荣耀和收获，
不再从棕榈树环绕的水井中求得安慰。¹

这首诗意境深远，富有动感，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异国情调。弗莱克向东最远仅到达了黎巴嫩，或许不太了解在中亚绿洲上生长的是耐寒的落叶杨树，而不是亚热带的棕榈树。然而他的诗展现了永不停息的驼队沿着丝绸之路缓慢地穿越雪山环绕的沙漠、穿过绿洲城镇的画面。这些城镇呈现出繁华的闹市景象，市场上挤满了相貌奇特的居民和来自北亚各地的旅行者，他们买卖葡萄、葡萄干、哈密瓜、肥尾羊和健壮的小马。丝绸之路的传奇故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旅行记载，如马可·波罗就讲述了他从巴格达到中国的旅行。

Seidenstrasse 或者“丝绸之路”这个浪漫的名称是德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巴龙·费迪南·冯·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命名的。至少从公元1世纪起，中国人就为



安徽黄山。黄山七十二峰历来是诗人和画家创作的源泉。

从中国都城通向“西域”（大约远至阿姆河）的南北两条路线取了名。² 虽然丝绸之路由很多条路线穿越中亚运往欧洲、从中国运到罗马，虽然这些路线可以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但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多少有点容易使人误解，它使人联想起一种连续不断的旅行，而实际上货物是经由多条线路和多个商人之手，分很多阶段才到达最终目的地的，实际穿越丝绸之路全程的旅行者一直很少。早期的旅行者主要是各种宗教的传教士，但从 19 世纪起，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加入了进来。

今天，很多人把“丝绸之路”当作一个广义词，使之不仅涵盖了遍布高山和沙漠的辽阔地域，还蕴含了悠久的文化历史。丝绸之路文明包括久被遗忘的王国如粟特人的王国和党项人的王国或西夏，其中心从尼萨和马里（Merv/Chorasmia）经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曾经是粟特王国的都城）到环绕中亚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沙漠（现在是中国的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古绿洲城市喀什噶尔、柏孜克里克、敦煌和和田。再往南，丝绸之路的商贸路线延伸到了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甚至晚到 20 世纪 30 年代，穿越沙漠的这些路线仍清晰可辨。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和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这样描写了他们

在丝绸之路上一次日出之时的启程：

冉冉升起的太阳把光线撒在西藏“阿尔卑斯山”呈扇形隆起的冰山山脊上，给冰雪覆盖的山坡披上了一层粉红色的面纱，但辽阔的山脉依然处在死灰一样颜色的控制之下，这是黑暗对正在到来的光明的最后的顽抗。晨星仍依稀可见，脚下的大地上是灰色的黎明，但阳光很快就胜利了……

山脚下延伸着古老的商路，它们既宽又有很深的压痕，这显然是经由无数商队的车辆那钉着钉子的锋利车轮碾压而形成的。车辙分分合合，就像江面上形成的涡流一样。在这条路上，无数行人走了几千年，形成了一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因为它是亚洲伟大的高速公路，它连接起了远东和遥远的欧洲大陆。³

尽管大多数中国丝绸产自更远的南方，但大部分地图都把中国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古称长安，位于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省，在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是汉朝（前206 – 220）的都城，这时的中国皇帝第一次显示出对西部边境之外的土地具有浓厚的兴趣；而同时，罗马对中国的丝绸也同样感兴趣。从公元618年到907年，中国唐朝再一次同中亚王国建立了大大超过以往的联系，通过“丝绸之路”还同印度建立了宗教联系。

丝绸之路从西安向西通过兰州，然后经长城的最西端、河西走廊到达敦煌。敦煌这个富裕的绿洲城市从4世纪到10世纪成了中国伟大的宗教中心之一，在这段时期内，人们在罗布沙漠东缘和戈壁滩南缘的峭壁上开凿出了很多洞窟，然后由佛教僧侣在里面画满壁画、填满泥塑



敦煌壁画(局部)。它刻画了中国重要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及其数不清的庙宇和进香路线。



像。在公元 5、6 世纪，很多著名的僧侣如圣僧玄奘经过敦煌前往印度取经并将其译成中文。在草木不生、只有流动沙丘的沙漠中，在长长的悬崖峭壁之上，小小的幽黑的洞窟被开凿出来。一条小溪从悬崖脚下流过，在小溪岸边生长的一片高高的杨树林几乎将崖壁遮掩。在崖壁的中心、树林之上，是一座多层庙宇，它曲线型的黑瓦房檐耸立在沙漠之上。

在接近敦煌的地方，沙漠之路开始分支。北线主线沿着积雪皑皑的天山的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经绿洲城市哈密、吐鲁番、库尔勒、库车和阿克苏到达喀什噶尔，这条长线没有南线那么直，也没有那么难走，在 4 世纪后期它得到了应有的声誉。南线通过绿洲城市若羌、且末、尼雅、克里雅、和田（Khotan/Hetian）和莎车，终点仍是喀什噶尔。佛教僧侣可能在莎车离开南线主线逾喀喇昆仑山南下列城和斯利那加进入印度。南线在 2 至 4 世纪是最重要的一条路线。

还有一条路线，在更北方，位于天山以北，从哈密到阿力麻里、八刺沙衮、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商队和僧侣在前往沙漠西端的喀什噶尔时都避开中央沙漠地区。从喀什噶尔往西和往南有多条路线：佛教僧侣可以经过塔什库尔干，翻越兴都库什山，到达佛教王国犍陀罗和塔克西拉，而商人则可以经过帕米尔高原北部到达撒马尔罕和



从波斯汉沙姆拜赫远眺贾夫坦山。斯克林摄于 1922 年。

布哈拉，或者从帕米尔高原南部到达巴尔赫，然后到马里。以马里为起点，又有多条路线，即经巴格达到大马士革或安提阿或康斯坦丁堡（现为伊斯坦布尔）通向地中海，还可到达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市（Trebizond/Trabzon）。

两千年中，奢侈品经过这些路途艰难的道路向外运输。冈萨雷斯·德·克拉维约（Ruy Gonzalez de Clavijo）于1403至1405年在帖木儿帝国的都城撒马尔罕主持大使馆工作时曾写道：“最好的商品特别是丝绸、缎子、麝香、红宝石、钻石、珍珠和大黄都是从中国运到撒马尔罕的。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技艺最高超的工人……中国主要的城市大都（北京）距撒马尔罕有六个月的路程，其中两个月要经过空旷的草原。在我任大使期间，有800峰驮满货物的骆驼从大都来到撒马尔罕。”⁴（大黄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药材——泻药，似乎不该跟珍珠和钻石混在一起从中国出口。^{5①}）

在绿洲城市和地中海城市之间，丝绸之路跨越极其恶劣的地域，道路的艰难大大增添了丝路的传奇色彩。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和戈壁滩被大山环绕，北面是库鲁克塔格山和冰雪覆盖的天山，南面是阿尔金山和昆仑山，西面是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这些大山形成了丝绸之路巨大的天然屏障。

这片被山脉环绕的广阔地域，虽然从东缘到帕米尔高原约有两千英里的路程，然而本书写的是一个骆驼仍然是“中亚草原沙漠”的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丝绸之路就在这些草原沙漠的边缘延伸，因此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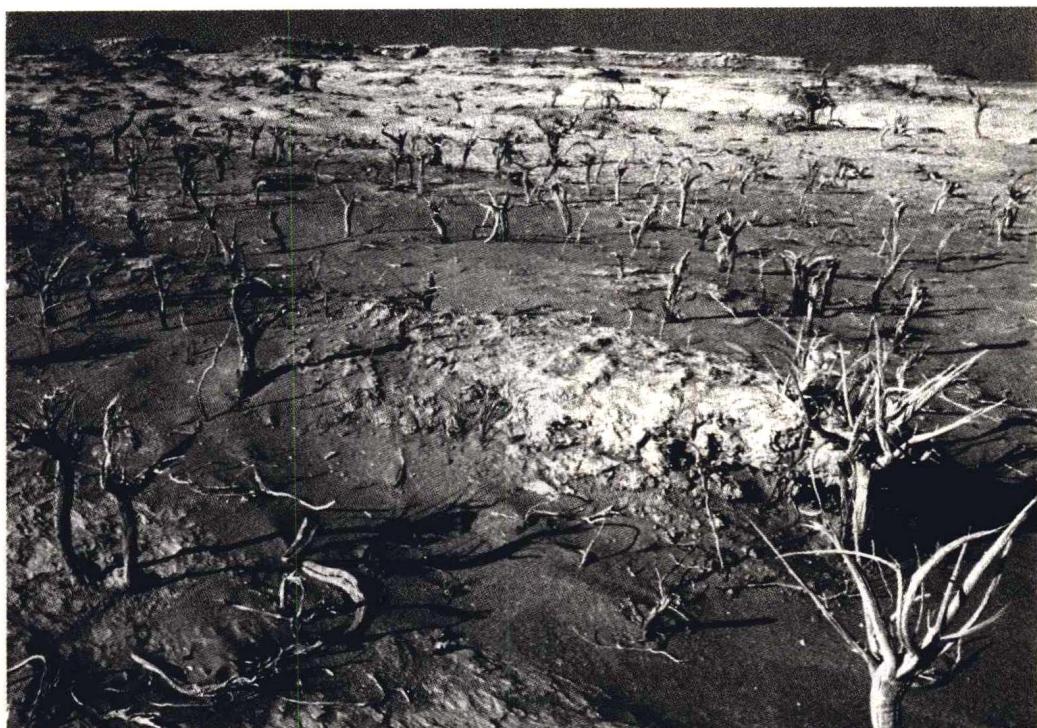


唐朝赤陶小塑像：一位商人骑着驮货物的骆驼。

① 药用大黄从1777年起在英国牛津郡进行商业种植，很多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作泻药和轻泻剂。一袋大黄因被认为非常有价值而被列入马可·波罗的需求单中。在19世纪，中国官员林则徐由于不清楚大黄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菜园中一种常见的植物，从而威胁女王维多利亚要全面禁止中国大黄出口英国。他的目的是要迫使一个便秘的民族屈服，从而终止其向中国出售鸦片。——原注



丝绸之路 2000 年



干旱的楼兰废墟



高昌古城废墟

认为“不应以其距离说明这个区域的大小，而应被描述为从东到西有六个月的路程，从北到南有约一个多月的路程”。⁶

南北丝路是沿绿洲居民区形成的路线。绿洲居民区处于周围山脉的附近，靠周围山脉融化的雪水获得水源。在19世纪晚期探险家们到来之前，很

少有旅行者冒险进入这里的中央地区。由于被塔里木河和和田河部分分隔，这个地区被分成了几个部分：东部是戈壁滩，西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央是古老的罗布泊。罗布泊曾经养育过一度繁荣的楼兰要塞的居民，斯文·赫定在1899至1902年和奥雷尔·斯坦因在1906至1908年间发现的雕刻精美的栏杆、柱子、门和家具等文物以及一些文书等，显示出这一地区在公元3世纪被逐渐废弃之前当地居民生活的相对富足与舒适。

湖的边缘因干旱变成了坚硬的盐块和泥滩。新的湖泊形成了，在几年内又干涸了，因为塔里木河改变了它低浅且被淤塞的河道。狂风把盐滩的表面雕凿成硬而浅的波浪形，使之跟戈壁滩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高而流动的沙丘迥然不同。

中亚沙漠和绿洲的气候是极端型的，所有绿洲上的杨树叶在9月就由绿色变成金黄色了。叶落之前，预示着长达八个月的冬天开始了。9月开始霜冻。在10月前，几条溪流开始结冰，气温下降到零下40℃或更低，而在短暂而炎热的夏天气温可高达38℃。全年中“风吹得十分厉害，把沙尘卷入空中，常常形成持续几天的黄色沙尘暴”。⁷

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或更低，沙漠边缘的绿洲城市居民善于利用丰沛的冰雪融水，把水通过地下渠道（为了减少蒸发）引入葡萄园和井中。这种引水系统被认为是几千年前从波斯引进的。盖群英和冯贵石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描写这种古老的“坎儿井”系统：

站在高处眺望吐鲁番沙漠，旅行者会看到光秃秃的斜坡上长长的线型泥土工程，使人感觉就像巨大的鼹鼠拱起的土堆一样。这些土堤是中空的，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是通向深层地下渠道的一些开口。向下很深的地方



红旗拉甫山口附近的冬天



是一条水渠，它把融化的雪水引向被太阳晒热而等待灌溉的田地，一条水渠的开口可能多达两百个。

越靠近山，坎儿井就越深。在它的起点，水可能在地面以下 50 英尺深的地方，但在终端开口处，水几乎流到了地表，而且跟刚刚流出山时一样清凉。⁸

沙漠的寒冷对于早期的探险者、被教皇派往当时的蒙古首都哈刺和林（1248 – 1254）的传教士鲁布鲁克^①（William of Rubruck）来说尤其难以忍受。有一天，他写道：“那天上午我的脚趾被冻僵了，我再也不能赤脚走路了，因为那些地方极其寒冷。自从结冰之日起，严寒就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 5 月。即使在 5 月，每天早晨仍会结冰，但在白天太阳的照射下冰会融化。然而，在冬天，冰雪从不融化，无论风怎样刮，冰仍然是冰……复活节前后，随风而至的严寒会冻死无数动物。”⁹

600 年后，同样的冬季严寒也使喀什噶尔的英国领事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我们在莎车和喀什噶尔之间的路上吃的圣诞午餐是我所吃过的最冰冷的食物之一。我们在一座废弃的农舍中停下来，捡了一些绿色的灌木树枝，躲在墙后想方设法生火，努力多半都失败了。当我们‘摆餐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饮用水……在热水瓶中结了冰，煮熟的鸡蛋被冻得坚硬。D 认为他打破的第一个鸡蛋坏了，所以就扔掉了。冰冻的鸡肉在被敲打时发出清脆的响声。多汁的库车梨要等到融化后，我们才咬得动它。”¹⁰

马可·波罗（1254 – 1324）是留下关于丝绸之路的传世著作的最著名的欧洲人，他也提到了自己在塔里木盆地所遭遇的严寒：“它的名字是帕米尔高原，有整整 12 天的路程。在这 12 天中，没有见到居民区，没有人烟，旅行者必须自己携带给养。由于此地很高的海拔高度和严寒，这里没有飞鸟。我敢保证，由于这样的严寒，这里的火没有那么亮，跟其他地方的火的颜色也不同，食物总是做不熟。现在我们朝东北方和东方前进，在这 12 天的行程结束后，旅行者必须再向东，再向北，最后向东骑行四十多天，要不断地翻越大山、穿过峡谷、跨越河流和沙漠。在整个旅行途中，我们没有发现居民或住所，旅行者必须携带自己的给养。”¹¹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马可·波罗遇到了一条沙路，沿着这条路，他整整走了五天才走过这片沙漠，“这里水质差、有苦味，只有几个地方水质好、有甜味。”¹²

尽管天气严寒，鲁布鲁克还是选择了沙漠。“我们向东走，除了天空和大地

① 一译鲁布鲁克的威廉或威廉·鲁布鲁克。——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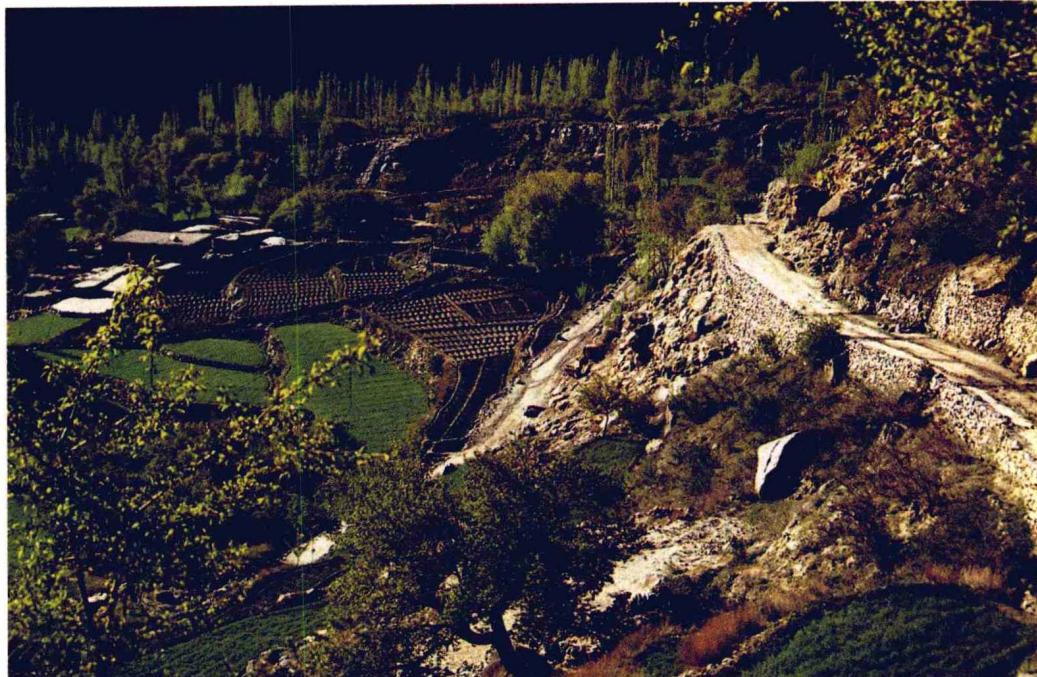


马可·波罗穿越沙漠。选自 1375 年的加泰隆画册（局部）。

之外什么都看不到……只要我们身处旷野，一切就都很顺利。当我们来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时，我所遇到的困难一言难尽。现在向导让我带上礼物去找各位首领，而我们的给养不足，根本不允许这样做。每天我们都有八个人吃面包，还不算那些偶然来同我们一起吃饭的人……他们给我们的肉不够我们食用，而且我们买不到任何东西。”¹³

但大多数旅行者比鲁布鲁克更爱结群，他们看到绿洲城市时非常高兴。马可·波罗记载说：“和田是一个受大汗统治的省，只要八天的路程就可穿越全境。居民全都崇拜穆罕默德。这个省有很多城镇，其中最壮丽、也是其省府的城市的名称与其省名相同……这里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大量种植棉花，还有很多葡萄园、种植园和果园。当地的人民靠贸易和手工业生活，他们根本不喜欢战争。”¹⁴他注意到了贸易，也就是丝绸之路产生的原因，因为和田向中原输出牦牛毛、良种马和“碧玉和玉髓”（他或许指的是玉）。

中世纪的旅行者一般都把穿越丝绸之路的这片沙漠描述为“完全没有生命”。马可·波罗这样形容塔里木盆地：“这片沙漠是这么长，要花一年的时间从一端走到另一端（是葛德石所估计的两倍），最狭窄的地方也要花一个月才能走完。它完全是由山脉、沙漠和谷地组成的，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我可以告诉你，在走了一天一夜之后你可以找到饮用水，虽然不够大队人马饮用，但够 50 人或 100 人和他们的牲畜饮用，而且你必须在沙漠中走上一天一夜后才能找到



草木茂盛的古尔密特田野与寸草不生的沙漠和山脉形成对照

水。我还可以告诉你，在三四个地方你还会发现水又苦又咸，但是在其他所有有水的地方（共有 28 处水源）水质是好的。那里没有飞禽走兽，因为它们在那里找不到能吃的东西。”¹⁵

水的问题仍是 20 世纪初穿越沙漠的驼队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而解决的方法就是喝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样解释：

我们在黎明时分始做茶。我们只有茶砖，这是用最粗劣的叶子、细枝和仓库中收集的茶叶垃圾压制而成的结实的茶块。每次饮茶，我们都要从茶砖上砍下所需要的量。我们常常在这种茶中掺入烘烤过的燕麦粉或小粒（看上去它就像某种植物的种子，实际上就是一种草种），将其搅拌成一种稀薄的糊糊喝下去……

我们之所以喝这么多茶是因为天气恶劣。没有煮开的水是永远都不能喝的。当时流传着一种迷信的说法，说喝这种水可致脚上起泡。我们所到之处所饮用的水都取自水井，这些水都或多或少含有大量盐和碱，我猜想它可能含有多种矿物盐；有时水因太咸而无法喝，有时又很苦而难以咽。柽柳是一种生长在沙漠地区的树，或者说是一种灌木，其根扎入地下很深的地方

汲取水分。当水接近地表时，柽柳的根就会在潮湿的泥土中腐烂，使水变成黄色，这种水很粘稠，而且十分苦和脏。

有时我们每天都能找到水。通常我们每两三天就能遇到一口井，然后用一种侧面扁平的木桶装上水，一只骆驼可以驮两只桶。井与井之间最长的距离是在穿越黑色戈壁滩时遇到的，在那里有两口井之间的距离有长达近一百英里的路程。在穿越沙漠时，我们每天的平均行程约十五到十六英里，但急行军则可以达到三十英里。¹⁶

弗莱克描写驼铃的诗可能源自于马可·波罗更富有创意的文章。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文章中描写了夜间出来骚扰旅行者的神秘幽灵：“要是因闲逛或睡觉或其他什么原因而同伙伴失去联系，后来又想归队，那时他就会听到幽灵像同伴一样跟他谈话……通常这种声音会使他走失，使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路。很多旅行者就这样迷路而死去……即使在白天，旅行者仍能听到这些幽灵的声音。但你通



土匪在丝绸之路上攻击外国商人。选自敦煌壁画。



荒凉的罗布泊

常会相信，你听到的是很多器械的声音，特别是鼓声，还有武器的碰撞声。”为了避免这种幻觉，“旅行队特别注意保持近距离聚集，睡觉前他们树起一个指向他们将要去的方向的路标，还在牲畜的脖子上系上小铃铛，这样他们就可以靠听铃声来防止迷路。”¹⁷

严重的问题是真正的土匪而不是幽灵动听的声音。在 16 世纪，前往希瓦和布哈拉的英国旅行家安东尼·詹金森 (Anthony Jenkinson) 和他的队伍遭到了一个由 37 人组成的匪帮的攻击。夜幕降临时，双方呼叫停战，詹金森和他的队伍扎营于一座小山上，用带来的货物垒墙做成掩体，并把马和骆驼藏在里面以躲避弓箭的射击。他说：“土匪也在我们弓箭的射程之内宿营，但他们处于我们和水源之间，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妙，因为我们和我们的骆驼已经两天没有喝水了。”他们被迫交给土匪钱财，并希望土匪能放过他们，但却未能如愿，最后基督教徒詹金森九死一生脱离险境。在 16 世纪（及其以后）的希瓦和布哈拉汗国，旅行者如果不是做过包皮环切术的穆斯林人就有被立即处死的危险。詹金森被他的“商队巴沙^①”救出，这位巴沙说他的队伍中没有基督教徒，也没有陌生人，只

^① 即领队。——译注